

漢
詔
疏



四



漢詔疏 卷之四



明 閩中陳衍選評

董仲舒

災異對 上武帝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

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二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五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雖欲去季孫其力不

能。昭公是也。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

一恐字正
天心仁愛
處

斷得明確
覺天道未
嘗遠

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
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
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
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
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
園○殿○猶○災○燔○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
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
承○天○意○之○道○也○

從公穀精神醞釀出來不但有其法

天人對一 上武帝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
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
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見○天○心○之○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
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
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

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

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衆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

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緩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壹於正而亡有邢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

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

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

然非紛更之更

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宏博而含藏、紆回而鮮警

天人對三 上武帝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虜、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

統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問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

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
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
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
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
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
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
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
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
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
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
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
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
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
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
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
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晬致明。
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
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
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佳言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唯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
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
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
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
桀紂暴謾。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
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

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用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

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殷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

漢書疏 卷之四
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上。吏無姦邪。

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于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

以前說天
說道總為
此而發似
迂甚切似
衍甚深

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

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

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
 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
 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
 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
 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
 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亡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
 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
 可明民知所從矣

見經世實
 用

從至理上透露時事剴切名通直是經子
 心髓不止作好制策

制田里除專殺薄歛省役疏

上武帝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
 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

給郡縣之
卒月為一
更正卒則
給中郡官
者也

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慘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

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弁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文辭明了者必跌宕。必警拔。此獨安閑蘊藉。其力量極大。

張湯

郊祀對

上武帝

廷尉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

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于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

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地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

駢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拙得趣其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昌死以聞格奇甚更妙在一答一問主客相安

周禮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此言郊獨舉正月上辛日何也若以上辛日為郊始又與冬至南郊之說不合古禮不能深詳者多此類延年

議開河出胡中 上武帝

河出昆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奇事奇識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

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閉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
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
百越者以其水絕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江充

自請使匈奴對

上武帝

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

師字有神通猶言善舟者師于水

孫子曰兵因敵而制勝因字與師字同義

師字較深

司馬相如

諫遊獵疏

上武帝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
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
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
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工雖
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
胡越起于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
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
 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
 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于未萌，
 而知者避危于無形。禍既多藏于隱微，而發人于
 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甚。

吾丘壽王

禁民持弓弩對 上武帝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
 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
 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
 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僇，墜名城，殺
 豪桀，銷甲兵，析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挺相撻擊，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

漢疏每以
 秦為言套
 得厭煩

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
 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四方鄉風
 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
 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
 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
 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
 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
 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
 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
 便

時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上下其議

主父偃

諫伐匈奴疏 上武帝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大愷周禮
還師振旅
之樂也應
初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地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述古人語
照自己主
意後來惟
蘇文忠常
川之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

又述此段
尤妙

而致一石男子疾疇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天匈奴獸聚而鳥飛。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大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

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虜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兩引舊事作證。至說已意處。只數句該括。

已透已盡體例極奇

徐樂

天下之患疏

上武帝

立言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三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

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有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

天下大勢
往古來今
總不外此
四字

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
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
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
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
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
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上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
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

走獸射飛鳥弘遊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
樂自若金石絲竹之音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
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
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
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
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
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
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
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

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先作兩扇然後議論其動日刺心處只在
關鎖上透明漢文至此一變

命狐茂

訟太子寃疏 上武帝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室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

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
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
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
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
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
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
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

出脫得妙

却○是○實○事○本情

有此的証
太子之寃
目白此論
事要法

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

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武帝作一臺于湖題曰歸來望思之臺

終軍

自請使匈奴 上武帝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漢書 卷之四
蹀得無端是高明年少氣習

白麟奇木對

上武帝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窟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崇騎抗旌昆邪右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

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

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剪裁

公孫弘

應制策

上武帝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遜、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

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

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

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逾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竊不足以奉大對、

霍光

條奏故昌邑王疏 上太后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社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史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良、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

叙法生脆
古甚

大夫臣德臣印，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大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蚤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

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一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罕具祠閣室中，祀也。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

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取諸侯王列
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
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
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廼能守禮真言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
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
官出買鷄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温室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
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

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
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
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薄責勝縛嘉
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
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
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
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
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
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

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罕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貌寫狡獪猥積、殊可憫笑、然君臣分誼、掃盡矣、霍氏所以不免于滅亡。

路溫舒

尚德緩刑疏

上宣帝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胆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

之誹謗道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

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無兵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勩力

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

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

安字包藏
深廣許多

漢書

卷之四

三

快活自在
事皆一安
字寫盡與
檀弓君安
嬭姬一例
看

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
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
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史專為深刻、殘賊而
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
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
也、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
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
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
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
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溫舒曾作獄吏語語自平日痛心處發出

實境實事肝膽勃勃

趙充國

諫伐罕开疏

上宣帝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言擇羗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王此羗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羗未有所犯、今

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羗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當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

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
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虜
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
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
力數倍。臣恐爲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
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
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
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恣也。於臣之
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干之屬。不煩兵而服之。先零

理字時字
兵机兵法

已誅而罕干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
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若此文字不得作文字觀。心志識量所至
文與俱至

屯田疏 上宣帝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
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蕘
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

忠愛誠款
後世遺臣

無一箭之功藉口軍儲剋國家膏血以自肥者只合寸斬

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慮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三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陜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谷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曉暢而質足畫手指不藉筆墨驅遣亦非筆墨所能至

屯田疏 上宣帝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千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

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

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想其捉筆時唯恐一事不悉一語不明以負天子血誠所結文不期妙而妙與孔明出師表宗澤建炎元年奏議可一例讀便

知文章所以不朽之故

屯田疏 上宣帝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孰煌至遼東。一萬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

萬餘里之地。豈數千人可守。即擇便據要。

害兵力亦
分此事可
疑

漢書

卷之四

望樓也

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
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燹火幸通。執及并力。以
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
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
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
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
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

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办攻不必
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
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
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
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
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
奉厚幣。拊循眾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

漢書

卷之四

三

决出千古
邊弊媿死
千古邊臣

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媿得避慊之便而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
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
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
避斧鉞之誅昧危陳愚唯陛下省察

極委折又極直遂反覆一意心目透明當
由憂國念真

魏相

采易陰陽明堂月令疏 上宣帝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
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利罰清而民
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
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月、令、省、括、別、自、淵、玄、。宛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

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

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

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

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

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

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

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何緣有四
人名堯舜
禹湯一連
僉出

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季，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晁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此理魏晉以下絕不講矣

鄭昌

剛定律令疏 上宣帝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筭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仁人經世之言正不知剛定律令之後尚
有招權爲亂首否

戴長樂

罪狀楊惲疏 上宣帝

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
前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
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
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
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

彼時諱忌至此

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
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
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
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武
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
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
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
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
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

既斷矣。復生出支節米正足動人。

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戲語、又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力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憚幸得列

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詖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

雖誣辭然寫出悖慢人狀貌奕奕生動又妙在不著一毫氣力

王吉

上言得失疏 上宣帝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

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
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
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張敞

條奏昌邑王賀疏

上宣帝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
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
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
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遡宮、清中備盜

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
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
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
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
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卽以惡鳥感之、
刻薄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
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
有景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
前語未了忽入此句

董法錯綜得妙

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

無端

接上

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

敞前書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

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

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

語。正。曲。全。昌。

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

邑。處。

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

義如此。叙事與述語相交插。關脉極難以端緒援

引。則易癡懸空而下。又易脫必若此。輕勻

無迹。迺妙。

自請治勃海疏

上宣帝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官則竭力于

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于明天子

乎。今陛下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疊疊不舍。晝

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

究心

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

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

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方不。是。酷吏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端。詳。

諫霍氏封事

上宣帝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紀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哀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之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

假、設、此、語、妙、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設○一○處○分○妙○處○分○又○甚○當○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冷霍氏世世無所患

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

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妙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

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毒○甚

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

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

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受知建樹其難

如此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溫潤閎敞不激而警不華而文

事甚重大語極安閒其氣已足吞張霍矣

不宜薦鼎于宗廟疏上宣帝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釐公劉發迹於豳

大王建國於邠梁文武興於鄴鎬由此言之則邠

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

藏今鼎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柙

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
 之此鼎殆周之所以哀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
 先功藏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淮也河東
 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
 穀暎未報鼎曷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
 考得事實也有司驗鼎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
 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
 識不宜薦見於宗廟

有識

劾奏黃霸疏

上宣帝

竊見丞相請與中三千石博士襍問郡國上計長

條如條教之條

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
 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
 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
 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
 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
 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

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

國吏竊咲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竒怪也昔汲黯

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

尋一故事妙

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僂矣息

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

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

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

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

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卓識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

休盡假道學人

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

非細事也漢家承弊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

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

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

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持世至言

谷石疏 卷之四終

文

